

【日】村山由佳 著

米娜 译

天使之卵

日本爱情圣经

日本十大人气女作家 日本直木奖得主 村山由佳

最纯美浪漫的爱情经典



上海译文出版社

村山由佳作品

天使之卵 | *Angel's Egg*

【日】村山由佳 著 Yuka Murayama

米娜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之卵/(日)村山由佳著;米娜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9

ISBN 978-7-5327-4602-6

I. 天… II. ①村…②米…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3279 号

TENSHI NO TAMAGO

© 1996 by Yuka Mura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1996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Republic of China arranged by SHUEISHA

Inc. through the DML Inc.

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由株式会社集英社通过株式会社 DML 授权中国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独家出版发行。

图字:09-2008-455 号

天使之卵

【日】村山由佳 著 米娜 译

责任编辑/赵平 装帧设计/严冬 彩插/聚龙创作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 插页 10 字数 66,000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3,000 册

ISBN 978-7-5327-4602-6/I·2600

定价: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21-65560609

英国剧作家马洛^①说：“如果一开始感受不到爱，那就不算是爱。”

第一次遇到她，是在前往池袋的西武线地铁上。当时春意还不浓，我正要去办理入学手续。只不过，我要念的不是大学，而是补习班。

二月份，参加了三所大学的人学考，竟然全都不幸落榜。其中两所是美术大学，另一所则是普通大学。我竭尽所能，到最后却连一所也捞不上。我想，不需升学辅导老师帮我分析，自己也很清楚，“摇摆

不定”就是落榜的主要原因。

地铁很快滑入大泉学园站的站台，车上空位寥寥可数。不等车门完全拉开，在站台等候的旅客就杀入车内。我瞄了一眼这些疯狂抢位子的人，最后才走进车厢。一股热气猛然袭来，我立刻止住脚步。此时，车门在我背后再度合上。

三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上午七点五十分。

地铁就像罹患风湿症的老人，起身不便却硬要站起来似的，嘎吱嘎吱，缓缓动了起来。

我靠在车门上。

从早上开始，就是温暖的一天，有种身处五月中旬的错觉。学校从昨天开始放春假，不过，这些大人们也不会发现有啥差别吧。眼前，通勤地铁依旧客满。有那种把体育报纸折成四等分来读的中年男子，也有那种张开嘴巴、呆望车厢广告的年轻业务员；还有熟睡的油腻肥男，紧挨着肥男露出厌恶表情的粉领族小姐。

① 克里斯托弗·马洛 (1564—1593)，坎特伯雷鞋商之子，曾就读剑桥大学。英国剧作家。

突然觉得呼吸困难了起来，不单是因为车内空气很差的缘故。

到今年四月，我就满十九岁了。如果明年再参加美术大学入学考且顺利考上的话，未来该怎么走？心里明白，只有少数人能走自己想走的道路。大多数的人从四年大学生活里唯有体会到：“我只不过比一般人多懂些绘画技巧罢了。”所以，他们为了求生活安定，不是成为初中、高中美术老师，就是去画廊工作；甚至，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从事跟绘画毫无关联的行业（像是百货公司的店员或银行职员）——而且，这跟自己喜不喜欢绘画全然无关！

在我就读的高中里有位教美术的前田老师，学生们都叫他“麦 T”（my teacher）。高二那年夏天，麦 T 苦口婆心地跟我说：

“我看你这小子，除了考艺术大学要多花点儿心力，其他大学应该没问题啦！”

麦 T 当时待在东京已经十多年了，口音却一直留有关西腔。他可能从没想过要改吧！

“我可是很看好你啊！我相信自己的眼光。要不是认定你前途大有可为，我才不会这么坦白。要知

道，我以前也想闯出一番大事业才来东京——没想到，最后还是只能当老师。”

麦 T 胡乱捏灭香烟。西斜的夏阳透过窗子照进来，我们当时正在美术教室旁的休息室聊天。只见他又用手细细剥开熄掉的烟蒂，继续讲：

“不好意思，这样泼你冷水。不过，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如果要先找工作的话，干脆一开始就报考普通科系不就得了？你的成绩又不差！”

我明白，知道我今年考两所美术大学全落榜的人之中，最替我难过的就是麦 T 了！他也很认真地为我打气：“明年可不能像这次一样三心二意吧？”

当他这么问我的时候，我也很老实地告诉他我还没做出决定。没想到，麦 T 竟毫不留情地朝我脑袋打了下去。

“别开玩笑！快点儿做出决定吧！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我心想，不知道是谁一开始没把话说清楚的啊！

我望着地铁内那群无精打采的男人，无奈地叹了口气，我可不想变成这群人中的一分子。我知道，当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时，就会永远失去“自我”。如

果有大人听到这番话，搞不好会狠狠教训我：“像你这种毛头小子，别老气横秋地装出一副很懂大人世界的样子。”偏偏我可不这么认为，正是我们这种即将结束年少轻狂的年纪，才最能深刻体会到这种焦虑。

突然想到，十几年前，爸爸不也曾是其中一分子？他就像地铁上其他人，每天早上搭地铁通勤，一路摇晃到新宿的公司上班。

一想到爸爸，内心深处就不由得阴郁起来。他现在在……

突然，背后的车门开了。由于脚没站稳，差点儿跌出车外，只好赶紧抓住最近的扶手来稳住重心。

站台上挤满了上班族，车厢轻轻晃动的同时也吞进了他们。我干脆走到站台上，让其他乘客先上车，最后再去占那个靠车门边的位置。只是这么一来，为了看到窗外风景，就得调整身体的方向了。

就在这时，站台一片毫无特色的人群里，一抹浅樱色引起我的注意。定睛一看，才发现是位穿开襟毛衣的年轻女子。白色开衫上披着带有春天气息的开襟长毛衣，下身则是米白色裙子。不过，刹那间，真正让我怦然心动的却是她那低垂的侧脸。我从未看过一

个人的侧脸如此澄净、明亮，而且傲然的气质凌驾现场所有人。

她站在挤满人的地铁前，犹豫着是否该上车。她瞄一眼手表，依然无法决定是否搭乘这班车。此时，站台的发车铃声震耳欲聋地响起。

事不宜迟！我想都不想，直接用力挤开身后的乘客。即使听到几句明显的抗议声也毫不在意。勉强挤出能塞进一个人的空间后，我迎向她的视线并默默点头示意。她有点儿不知所措，最后仍轻轻低下头，仿佛答应我的邀请般、在铃声结束的同时滑到我身边。车门合上时，我跟她面对面站着。她的头发在我鼻尖下轻轻飘动，感觉就像初绽的樱花苞蕾般散发着一股清香。

地铁用力摇晃后，再次动了起来。

这名女子把一个约 B4 大小的平坦包裹宝贝似的抱在胸前。她轻轻偏过脸，视线从我的白色 Lee 运动服上移开，目不转睛地看着窗外。我也巧妙地转移视线，仅以眼角余光偷瞄她。因为，我真的无法不去注意她。

她的侧脸愈看愈漂亮，简直跟学校美术教室里的

阿里阿斯石膏像一模一样！那么端正、洁净却又略带点儿忧愁与寂寞。不知道她几岁？我猜，她的年纪应该比我大上许多。直发利落地齐肩剪短，左侧头发勾在耳朵后方，露出漂亮的耳形，让人不禁想拿起画笔画下来。她薄薄的耳垂上小巧的白金耳环，就像樱花花瓣上那颗欲坠的晶莹水滴。

她挂在肩上的包包，侧边口袋插了一本口袋书。我偷偷踮起脚尖朝书脊瞄了一下，那是海莱因的《夏之门》。我在两三年前就看过了，一想到那本小说读来心旷神怡，嘴角便不禁微微上扬。

老实说，就跟我喜欢画画、捏陶一样，我也很喜欢看书。只是不知为何，总说不出自己喜欢的作家名字，因为觉得难为情，更别说在朋友面前大声说出来了。一遇到有人问我这类问题，只好随口胡诌几个作家敷衍一下，像是江户川乱步或是宇能鸿一郎等。我偶尔也会编些无伤大雅的谎言，因为很怕将自己的事情摊开在阳光底下。怕自己对他人太诚实、太认真，最后会落得跟爸爸一样的下场。

站在胸前的那位小姐，身子轻轻动了一下，不太灵活地调整抱着四方形包裹的手。我再次端详，才发

现她的左手掌上缠着纯白色的绷带。伤口似乎很痛，只要地铁一摇晃，后面的人就会推挤她，使她忍不住紧锁眉头并尽量护住左手。我把原本抱在怀里的侧肩包放上行李架，若无其事地伸出一只手搁在车门玻璃窗上。如此一来，在她周围便形成一个小小的防护网。看得出来，这样一个小动作能使她的神情稍微放松点儿。而我单纯想帮她的好意，却让我开始觉得不太自在。

没多久，地铁转了个大弯。在离心力的作用之下，车体向外大幅倾斜。就在同时，我觉得几乎整个车厢里所有乘客的重量都朝我的背上压过来。我咬牙拼命忍耐，单手支撑不住，便改用两只手顶住车窗。即便如此，仍无法招架，索性连两只膝盖也用上了。为了不让她纤细的身躯遭受后面人群的挤压，死命抵抗着——我想这恐怕是我这辈子以来第一次从体内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吧！

她马上发现车内不少乘客因为推挤而发出惨叫，只有她一人得以幸免。于是惊讶地抬头看着我。

我跟她在那一瞬间的距离，就像是初次准备接吻的情侣，尴尬地面面相觑。她似乎没有化妆，近看还

可发现她鼻子到两颊分布了一些淡淡的雀斑。这跟她的年纪不太相称，却增加了我对她的好感。柔和的阳光穿过车窗，在她的肩头一闪一闪地跳动。她的双眸呈野兔般的褐色，晶莹剔透，似乎经受一丝烈日冷风都会啪的一声出现裂纹似的。

此时觉得，她好像有点儿似曾相识。

突然，她优雅的双唇微微张开，迟疑了一会儿，做出这三个字的嘴型：

“谢、谢、你。”

顿时，一股不知所措伴随着刺痛从心底涌现。由于无法承受，硬是勉强自己将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生闷气般盯着窗外，再也没转过头去看她。其实，就算不用眼睛看，她脸上的轮廓也早已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早已用炭笔将她一笔接一笔地画在了我的心里。

远方与近处的樱枝随风摇曳。樱花虽然还没有开满一半，但是几株种在高处的樱树早让周遭染上春霞般的美丽。

身后乘客推挤过来的力量重到让我背后的筋络隐隐作痛，支撑在玻璃窗上的手或许会因此断掉，我却

一点儿也不在乎，反而希望这一刻永不结束。我多希望可以一直这样，一边晒着窗外射进来的温暖阳光，一边回味着她在我怀里呼吸的气息。

可是，当地铁到了池袋车站，打开车门后，她踉跄着被蜂拥而出的乘客挤到站台，我完全没回头看她一眼，就匆忙跑下楼梯。从眼角余光看得出她似乎有话想对我说，可是，我却没停下脚步。这是生平第一次经历如此激烈的情感震撼，我怕停下脚步去面对。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件事在往后的日子里会让自己懊悔万分。

这么说吧，我是那种总是懊悔自己行动的冲动派。但也有朋友这么说我：“你这家伙，连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后悔了！”他们说得也没错。

若有机会为自己辩解，我想，自己会变成这样的个性，多少跟成长背景有关吧。打从懂事以来，爸爸就没有正常地陪伴我。特意用了“正常”两字，是因为我那位“不正常”的爸爸现今尚在世。

爸爸在我九岁时发疯了。我明白，用这样的字眼形容自己的父亲很不恰当。当然还有其他较委婉的说法，像是“脱离正常人可接受的范围”或是“精神方

面生了病”之类的。只是，不管用什么说辞，最后要表达的意思仍旧相同。某天，爸爸无法忍受现实带给他的巨大压力而发疯了。

他住进了新座市某家医院的精神病院，之后，由母亲独自抚养我。她在大泉学园车站的后面开了一家小酒馆，这家小酒馆成了我和母亲赖以维生的活路。由于爸爸是家中的长子，祖传的房子也算是帮我和母亲渡过了难关。

母亲开的小店虽不至于生意好到天天客满，但每个月多少有些盈余。我的童年记忆里没有爸爸的背影，取而代之的是整排客人坐在柜台前的背影——这是我每天一抬头就会看到的景象。有些背影看起来神采奕奕、散发光芒，有些则沮丧得垂头丧气，还有些背影看起来很不起眼。也有些客人会拉我坐在他身边，硬要灌我酒。当时还年轻的母亲，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总是哭着要对方住手；但是，这些人往往置之不理。换作是现在的母亲，大概一巴掌就往客人身上打下去吧！正因如此，我念高中时就已成了千杯不醉的“酒国英雄”。

小时候，尽管百般不愿，最后仍无奈地被母亲拉

去医院探望爸爸。

医院平日总是静悄悄的。这间素以精神科闻名的医院，据说收留了几乎整个关东地区的精神病人。照理说，医院应该人满为患才对，可是，不管在走廊或是任何角落，都察觉不到人的气息。只是偶尔不知从哪里会突然传出尖锐的叫喊。听说，当时院里住了一名重症患者。医院里的人无不屏气凝神，小心翼翼防备那些不知何时会冒出的怪声。对当时还是小孩的我来说，这种气氛确实很恐怖。即使到了今天，仍觉得心有余悸。

不过，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不用再陪母亲一起去医院探病了。我去医院时，护士小姐有时会跟我说母亲昨天已经过来了。母亲不会告诉我她探过病，我也一样，哪天去了医院也不会刻意向她提起。我们几乎不会在医院里碰面。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跟母亲的探病时间都已经固定下来，母亲在非假日的中午过来，而我则是在周六、周日的下午。至于另一个原因，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人都能敏感地接收到彼此散发的信息吧。

不知为何，我跟母亲总是尽量避免同时出现在爸

爸面前。想到跟母亲轮流向毫无响应的爸爸讲话，我就提不起勇气。我们母子俩一同扛下沉默的那种痛苦，我简直想都不敢想！

每次去探望爸爸，都会试着跟他聊天。但是，我们的交谈毫无章法，对话也没结论——不，如果把对话定义为“言语的发球与接球”，那么，我跟爸爸的交谈根本不算对话。偶尔，爸爸心血来潮地开口说话，我也会接收他讲的话题再把“球”丢还给他。然而，爸爸对掷回的“球”无动于衷，他总是另外再投出一颗“球”给我；同样地我又把“球”投还给他，他依旧毫无反应。于是，爸爸的背后堆了许多我投给他的话题，就像大白天出现的幽灵一样，毫无目标地漂浮在虚空。这样的情节总是永无止境地一再上演。

当然，一开始，这件事令人感到痛苦。不过，现在已经习惯了。爸爸有他自己建构出来的世界，所以，他也有自己才懂的逻辑。如果把我们的对话解释成一种充满禅意的问答，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话，倒还真的蕴藏一些值得玩味的旨趣。

透过窗户照进来的阳光里，我对着爸爸，一个人唱着独角戏——这么做能让我暂时逃开现实压力。这